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两 交 婚

平 山 冷 燕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两交婚·平山冷燕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交婚/(清)天花藏主人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两… II. 天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5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5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两 交 婚

清·天花藏主人

目 录

- 第 1 回 题破庙触怒生怜 涵香奁虚夸惹厌 (1)
- 第 2 回 刁天胡热讨一场羞 强不知艳谈天下美 (10)
- 第 3 回 甘不朵误入湘妃祠 辛荆燕大开红药社 (19)
- 第 4 回 访青楼喜遇有心人 探香闺开出多情路 (28)
- 第 5 回 慕芳香改装女子 怜才貌愿变男儿 (37)
- 第 6 回 近朱者先窃红香 未来者细商黑漆 (47)
- 第 7 回 辛解愠指子夜明明挑绿绮 甘不朵咏灯影暗
暗系红丝 (56)
- 第 8 回 恨积雨误佳期书生空着急 赏牡丹怜俊彦父母也
留情 (65)
- 第 9 回 黎瑶草最有心思能付度 甘非想不加声色善提防
..... (74)
- 第 10 回 刁天胡赖婚姻自告自 王知县审官司单打单 (83)
- 第 11 回 彤管生花一时惊县座 紫绳系美千里报师恩 (92)
- 第 12 回 暴将军张阃外杀风虎 辛小姐饰泥中弄强横 (101)
- 第 13 回 乔公子瞒不到底魂还原像 假夫人巧施眼前
装出真腔 110
- 第 14 回 占高魁准拟快乘龙 寻佳偶期惊去凤 (119)
- 第 15 回 辛光禄事忧差再暗订前盟 甘探花心不变偏梗辞
贵聘 (128)
- 第 16 回 为辞婚触权奸遭显祸 因下狱感明圣赐归婚 (137)
- 第 17 回 痴恶汉向外亲探内事 俏佳人借古迹索新题 (146)

第 18 回 四才子两交婚大快素心真得意 双夫妻齐面圣特加
恩爵大团圆 (154)

第 1 回

题破庙触怒生怜 · 润香吞虚夸惹厌

词曰：

花簇簇，看花莫不夸金谷。夸金谷，谁道幽兰，山中馥馥。傅岩未始非天禄，苕萝久矣无青目。无青目，有眉空画，有书空读。

——右调《忆秦娥》

自古才难，从来有美。然相逢不易，作合多奇，必结一段良缘，定历一番妙境，传作美观，流为佳话。故《平山冷燕》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，然芳香不尽，跃跃笔端，因又采择其才子占佳人之美，佳人擅才子之名，甘如蜜、辛若桂姜者，续为二集，请试览之。

话说四川重庆府缙云山下，有一地名叫做横黛村，村中有一湾溪水，绕村而流，冬夏不竭，湾湾皆澄清见底。独到白石堰这一湾，却水光墨黑，因又叫做洗墨溪。这洗墨溪上，却住一个人家，绿树成荫，青山屋里，虽非乔木世家，却也是数百年以外的旧族了。

这人家姓甘，说起来相传是三国时刘先主甘夫人的支派。虽远不可考，而近代以来，也还算做衣冠文物之家。传到他这一代，不幸父亲甘霖久已殁了，止有寡母田氏在堂，抚养他一兄一妹。兄名甘颐，别字不朵。妹名甘梦，别字非想，他家人不便称呼，遂叫他是梦娘。兄妹二人，虽生于山僻乡村，却赖地脉灵秀，生得明眸皓齿，玉润金辉，望去如两团白雪，行来似一对明珠，女不愧苕萝西子，男可方西蜀子云。但只恨穷乡下邑，甘颐

生了一十八岁，甘梦长成一十六年，才美过人百倍，却无一人知道。但喜得家中的产业，虽非素封，田连阡陌，却东皋西亩，听奴仆耕桑，也还足供衣食。故甘颐还守着世代的诗礼，只知诵读，并不想诵读之外别生他想。妹子甘梦，见哥哥读书通达古今，以为高妙，又见哥哥举业之外，时常做些诗文，感触心情，以为风雅。遂看得女红一道，不足尽女子之能，绣刺余闲，遂也随着哥哥读书识字。不料生来的聪慧过人，稍经流览，早已笔下有神，腕中有鬼。故每日但与哥哥唱和诗文，以娱白昼。不是哥哥做了叫妹妹和韵，便是妹子出题与哥哥对做。朝夕如此，到也不知寂寞。

忽一日拈了一个空谷幽兰的诗题，又拈了一个太史公流览名山大川的文题。甘颐因叹息对妹子说道：“幽兰擅千古芳香，岂莫过于桃李，乃以生身空谷，每每为人遗弃。太史公为汉代伟人，即闭户著书，亦堪千古，尚欲遨游四海以成名。我甘颐香非幽兰，而隐僻过于空谷，才非太史，而足迹不涉市廛，岂能成一世之名哉？况椿庭失训，功名姻娅，皆欲自成。株守于此，成于何日，我不成名，妹妹愈无望矣。莫若辞了母亲，往通都大邑一游，或者别有所遇，亦未可知。”梦娘道：“四海遨游，固文人远大之期，但哥哥年才十八，尚未老练，未免自怯。又颜如闺秀，只身而往，恐被人欺，亦不可不虑。不如仍在本乡，候宗师到日，觅领青衿，保守门户，再为他计何如。”甘颐道：“本乡青衿觅得固好，但方今钱财之世，你为兄的又不愿以钱财博功名，只恐要觅这一领青衿也不容易。功名如此，若再求才美为夫妇荣，恐更难矣。莫若远行一步，则天地宽而眼界大，或别有机缘，未可知也。若虑出门年少，为兄的男子也，有何难哉。”

甘颐主意定了，遂将此情细细与母亲田氏说知。田氏道：“幼学壮行，是你男子汉的事，我做娘的也不阻你。但听见前日刁家表兄来说，新宗师到了，府县要考。就是府县要财不容易

取，也须考过不取方才死心，那有虚料其不取而竟不考之理。既要远行，何在一时，且待考过不取，再去不迟。”甘颐见母亲分付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在家候考。

过不多时，忽刁家表兄着人来报说道：新宗师已到了，县里考期已有了，请甘相公早进城去交卷。原来这刁表兄就是田氏的姐姐嫁到刁门生的。住在县城中，家道十分从容，名字叫做刁直，别字天胡。生得仪容甚陋，心情颇愚，所好者枕上之花，所贪者杯中之物。虽也挂着个读书之名，却恨与书无缘，每每相见而不相亲。这年已是二十七岁，曾娶过一妻死了。今见甘家表妹生得仙子一般，十分动火，欲要娶为继室，悄悄着人去求姨母。姨母回复道：“你表妹酷好诗书，你须进得一个学，便好讲了。若单以财求，未必能动。”故刁天胡着急，叫人来请甘颐去同考。甘颐因母命，要他考一番方许远去，只得进城到刁表兄家住下，至期同考。考过了，甘颐就辞别回家，与妹子说刁直一字不通。

及府案发了，甘颐不取，刁直到取了。甘颐见府里不取，无由进道，料功名无分，只得拜辞母亲，要四方去游学。田氏前已许下，不好阻挡，只得听他所为。甘颐因收拾行李盘缠，止带了一个老苍头叫做王芸跟随，拜辞了母亲与妹子，约在三年中准回，竟飘然而去。正是：

海阔天空云路长，难教鸿鹄不飞扬。

任他暗向榆枋笑，听我乘槎日月傍。

刁直见甘颐府考不取，满心快活，以为再拼着二三百金，买了一领蓝衫，便好到姨母处求亲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甘颐一时高兴，出了门来，原未曾打点，竟不知何处去好，只得雇了一匹蹇驴，信路而行。忽行到一个村镇上，也不知叫甚么地方，此时日已向西，驴子不肯去，只得下了。要寻下处，又无歇店，止有一座大庙临于河上，也不知是甚么神道，就进去借住。那庙祝看见甘颐少年清秀，知不是常人，便留他在旁

边房里住下。此时要睡尚早，因到镇市上闲步。镇上歇店虽无，酒店却有，遂进去沽了一壶，独酌得醺醺然，再走回庙中。天尚未晚，看见神座傍有写疏头的现成笔墨，一时感慨不平，遂提起笔来，在庙傍粉壁上题了一首《踏莎行》的词儿道：

白日求才，青天取士，无非要显文明治。如何灿灿斗魁光，化为赫赫金银气。秃铁有灵，毛锥失利，残书嚼碎无滋味。尚余斗酒百篇诗，不如且向长安醉。

蜀人甘颐不杂题

题完，方到旁边房里去睡。

这边睡下不提。不期文宗这日坐了一只大座船，正按临重庆府。到了此处，见天色晚了，就分付住船，歇在庙前河下。这文宗姓施名沛，是江右人，大有声名，又最怜才爱士，考案甚公；船泊河下，看见大庙，因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庙。”地方回报道：“是关帝庙”。施文宗道：“关帝正神，可上去一谒。”左右衙役执事听见，忙传呼将闲人赶开。因船与庙相近，施文宗也不乘轿，竟慢慢的踱了上来。庙祝迎接着，先到殿上拜谒过关帝，然后四边观看。这庙在村镇上，虽然高大，却没甚景致，就走下殿来。忽看见旁边粉壁上有数行字迹，写得生动，遂走近前一看，见是一首词儿。细味词中之意，句句皆是怨恨受贿，考取不公，心下不胜沉思道：“我才考得一府，自以为不曾遗失一人，为何早有人怨恨。”又将词儿细玩一遍，又暗想道：“此词虽然怨恨，却词意风流，大有才人思致。有才若此，遗失了他，感慨不平，却也怪他不得。”看下边名字，却是蜀人甘颐。又想道：“我考成都一府，并不曾有这个甘颐。”因问庙祝道：“这壁上的词儿，是一向有的，还是近日题的。”庙祝道：“一向没有，就是方才一个过路的相公，偶然借住，吃醉了题的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这人去了还是在此。”庙祝道：“还睡在里面，明早就要去了。”施宗师道：“既在此，可好好的带他来见我。”说罢，就回船去了。

庙祝听见官府分付，未免惊慌，因忙走到旁边房里来叫道：“相公快醒醒起来。”甘颐正吃了数杯，酣然睡着了，忽被庙祝唤醒，叫他起来，因问道：“我过路人，明日要早行，你叫我起来做甚。”庙祝道：“不是我叫你，是学道老爷，船在河下，方才上来看见你题壁的诗词，甚是属意，故着我叫你上去见他。”甘颐听见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词儿我虽不为他作，却句句伤他，未免触他之怒，妹子未出门，就虑我不老练惹事，今才举足，便早弄出这场大事来，却将奈何。”只管延挨，不肯起来。当不得庙祝催促，知不能免，只得大着胆，整整衣服，竟随着庙祝走上船来。

此时天已黑了，施宗师点着两支明烛，坐在前仓。左右禀庙祝带甘颐到，施宗师分付：“庙祝叫他去罢，甘颐着他进来。”甘颐听见，忙入仓跪下叩首道：“童生甘颐叩见宗师老爷。”施宗师心上，只认做是个中年童生，故题壁怨怅，忽见是个少年，又貌如美人，暗暗惊喜。因问道：“甘颐就是你么？”甘颐道：“童生正叫做甘颐。”施宗师又问道：“庙中壁上的词儿是你做的么？”甘颐道：“正是童生醉后偶然乱道的。”施宗师又问道：“你词中说斗魁光化做金银气，这分明是怨恨本道考案不公，遗失你了。你一个童生，怎敢如此大胆。”甘颐听了，连连叩首道：“童生无福，并未得蒙宗师老爷赐考，怎么怨得到宗师老爷。”施宗师道：“你既不怨恨本道，却是怨恨何人。”甘颐道：“童生乃重庆府巴县人，闻宗师老爷按临考取童生，童生念读书一场，指望寸进，故随众赴考。不期文字无灵，才到府中，便遭遗弃。故醉后妄言，有触天台之怒，恳祈天台怜念遭斥之苦，开恩放释。”施宗师道：“府中不取你，或者还是你做得文字不通。”甘颐道：“童生做的文字不通，理应不取，但不知为何比童生做得文字更不通的，却又高高取了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这也难信你一人之言。本道如今且出两个题目考你一考，若是文字平通，我便取你入学，倘做

不来，或做得荒谬，却要发到府中去定罪。”甘颐道：“若得蒙宗师老爷赐考，便死也甘心。”施宗师因将笔写了两个书题、一个经题发下来。又分付衙役给他纸墨笔砚，叫他用心做，一面就退入中仓去吃晚膳了。

甘颐接了纸笔，就在仓旁一张桌上，展开题目一看，只见：
《中庸》上一个

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

《论语》上一个

吾斯之未能信

《诗经》上一个

求之不得

甘颐看见宗师不责治他，转出题考他，知有好机会，满心欢喜。便卖弄有才，提起笔来将三篇文字一挥而就。宗师夜饭吃完，甘颐三篇文字早已托门子传了进去。施宗师见文字做得敏捷，先已欢喜。再细看文义，又见研理入微，认题甚切，而笔墨之外别具一种幽秀之气。不禁大喜道：“原来此子到是一个隽才。”因走出前仓来，当面发放道：“你这三篇文字，也还做得平通，异日可以上进，本道取了。你可回家肄业听案，不可在外流荡，以笔墨播怨招愆。”甘颐听了，忙拜谢道：“童生既蒙释罪，又蒙培植教诲，宗师老爷的鸿恩真天高地厚矣。”拜谢完，因退回庙中。庙祝接着贺喜道：“相公方才去见，小道甚是担忧，幸亏相公才高，上官起敬，得以转祸为福。不然怎么了得。”甘颐道：“此皆托老师福庇。”说罢，就去睡了。到次日起来，庙祝见上官厚待，便备饭相请。甘颐吃了饭，就叫王芸称了五钱银子谢他，说央他买些石灰，将壁上的词儿粉去。因宗师分付回家候案，便不敢远去，只得又雇了一匹驴儿，骑了归家不提。

且说施宗师船开了，暗想说：“府县扼才如此，这甘颐昨日若不遇我，不几被府官埋没了。还须细心搜索一番，方不负衡文

之任。”不多时到了，众官迎入府中督学衙门坐下，府县官俱次第进见。见毕，府官就呈上考案。施宗师接了，打发众官出来，独留刑厅说道：“童生入学，虽非大功名，然人才进退消长之关，实系于此。府县往往视为等闲，漫不留心，听人公荐，实系私情。乱收白木，遗弃青钱，使本道颠倒驾驂，不能获骏。这还罢了，最可恨，是使遗珠弃璧，肆讥腾谤，归于本道，其害非浅。贤司李须传与府县，尽心阅卷。”刑厅因打一恭道：“府县公荐，虽已成例，然阅卷恐亦不敢不公，美才或亦不敢遗弃。况老大人藻鉴冰清，谁敢讥怨。”施宗师道：“本道亦非无据之言，昨舟泊村镇，偶步关庙，见壁间一词，中言‘斗魁光、金银气’。甚怨考案不公，大恨被人遗弃。本道追究其人，叫做甘颐。幸其人尚在，本道唤而诘责之，始知为府案不收也。因请面试。本道出了两书一经三个题目考他。本道一餐夜膳未毕，他这三篇文字已完。细阅之，淹贯精微，自是科甲之才。”因命取出，送与刑厅看道：“怎说得美才不遗。”刑厅看了吃惊道：“童生中如何有此隽才，若不取，真可谓之遗珠矣。”施宗师道：“贤司李且休过责于人，文字有一日之短长，可先将他府考的卷子查出，待本道阅过，再为定夺。”刑厅应一声“是”，遂打一恭退出，忙忙回府来见府尊，备说前事。府尊竟茫然，不知甘颐是谁。及取县案，叫书房去查，在没公荐、无分上一束败卷中查了出来。再细看时，方知文字做得精美，比案首的更好。只因未曾行贿，所以搁起。今见宗师来查，甚觉没趣。只得加上批评圈点，央刑厅只说是此卷原拟作案首，只因前日去参见按台，匆忙中遗失了。刑厅见宗师，只得就将此言回复。施宗师道：“好卷不取，还可推得匆忙，若取过的不通，便难推匆忙了。且候考后定夺。”一面就发牌考试。

宗师内里，虽然如此严飭，而童生外面，那里得知，犹纷纷的求分上，央人情。这刁直用了三百两头，央了一个大乡宦的分

上，以为确然进学无疑。自经道考后，便欣然以秀才自居，等不得发案，便先穿了阔服，骑匹马，跟随着家人，竟到横黛村洗墨溪上来看姨母，一见面就说道：“表弟整日读书，这样高才，不期府里到遗失了。若不遗失，此时道考过，同我双双进学，岂不美哉。他不与道考，明日叫我独自一个迎了入学，只觉道不兴头。”田氏道：“这是各人的命运，那里论得。”刁直又问道：“表弟怎么不见。”田氏道：“他因府里不取，在家读书没兴，前日就出门游学去了。”刁直听说，因大笑道：“这就呆了。一个人的才学是造定的。若有才，在家何尝不发，若无才，便走尽天下也是一般。闻这施宗师真心怜才，考案最公。若在家，候他考完，赶上遗童，或者还有些指望，却远远的去撞些甚么。”田氏见他远来，只得收拾酒饭请他。

刁直吃完了酒饭，就将酒遮着面孔，因对田氏说道：“向日所说表妹的亲事，蒙姨娘许我进了学再讲。今进学只在得数日了，望姨母作成，不要爽信。”田氏道：“这话虽是有有的，皆因我见他兄妹们，日夕吟咏，以才为命。一个断断不肯娶无才的妻子，一个断断不肯嫁无才的夫婿，故我作进学之想。以为进了学，自然有些才华，压得倒他们。不知贤表侄果然有些才华否？”刁直道：“这姨母说话，一发好笑，这才是称不得斤、估不得两的。但思那有个有才的到不能进学，无才的到进学之理，便明白了。”田氏想一想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但他女子家，空说也没用。且等你进了学，头巾蓝衫、披红挂绿来拜我，等他女儿家看得眼热，我便自然有话说。”刁直听了欢喜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不数日我就来拜姨娘了。”说罢，欣然而去。正是：

有财只道横行去，不道无才去不成。

若以才同财并较，伤哉千古不能平。

刁直去后，田氏就与女儿说他来意。甘梦道：“前日哥哥对我说，此人一字不通，怎敢来作此痴想。”田氏道：“哥哥既说他

不通，为何他到打点要进学？”甘梦道：“这都是银子买的，有甚稀罕。”正说不了，忽甘颐又走了来家。母亲与妹子看见，忙问道：“你说要远去游学，为何又不去了，莫非孤身出门不惯？”甘颐道：“非也。”遂将在庙里借宿，壁上题诗，触怒了提学，拿去面考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田氏听了满心欢喜道：“宗师既亲口许取了，便自然有些指望。”甘颐道：“但恐府里案上无名，宗师突然添出一名来不便，只怕还要候遗童案里发哩。”甘梦道：“宗师若是个没意思、不怜才的，便不肯面考，不肯轻说取了，他既发放说回家候案，自然有个下落，何必愁他。以哥哥之才，便金马玉堂也自有日，一领青衿，何足为重。但可笑刁家丑驴，不知那里弄的手脚，得赴道考，便来奚落哥哥府中遗了，明日忽然进了，使他吃惊，到也有趣。”甘颐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待发案之时，偏走到他家去混他一场，未为不可。”只因这一算，有分教：冷落变做风骚，矜夸化为惭愧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刁天胡热讨一场羞 强不知艳谈天下美

词曰：

金艳艳，买人情面多灵验。多灵验，没福消他，有时色变。挥时虽说乘风便，擢时只怕遭人骗。遭人骗，白白容颜，弄成花面。

——右调《忆秦娥》

话说甘颐，因怪刁直在亲戚面上夸矜，要去取笑他一场。打听得宗师各县俱考完，将次出案，遂一径走到刁直家来。只见刁直堂中，宾朋满座，都是预来贺喜的。刁直的新头巾蓝衫，俱已做得端端正正，摆列堂中。忽见甘颐走到，正要借他施逞，忙相见道：“前在尊府看姨母，闻得贤表弟因府中不取，心上不乐，出门游学，原来不曾去。妙妙妙。”甘颐道：“愚弟去已去了，因有事耽搁，又复回来。今闻知老表兄入泮在迩，特来恭贺。”刁直道：“愚兄赖笔墨之灵，虽有个侥幸之机，只可惜老表弟这样高才，反遗失了，甚是令人扼腕。”说罢，就令与众宾朋相见。众宾朋多有认得的，只有一个不认得。问起来方知是扬州人，姓强名知，表字不知，也是官族。因与府尊有些瓜葛，故特来干谒。前日刁直府考高取，就是此人之力。

——相见过，这强知就问甘颐姓名，刁直代答道：“舍表弟姓甘讳颐，表字不朵，最肯读书，只恨文星不照，府中就遗失了。”强知道：“不朵兄如此青年秀美，既府中不取，何不早些见教，要续取也不难。”甘颐道：“宁可龙门点额，不欲狗尾续貂，有虚老先生台爱。”强知道：“甘兄不是这等说，功名执不得的。